

半夏年

陈洛夕 著
BAN XIA XI NIAN

那时的爱情，就像一朵脆弱的花，
因太过用力的绽放，而带来撕心裂肺的伤……
是什么，让我们忽然靠近，又彼此逃离？

1247.5
677

1247.5

677

半夏年

陈洛夕 著
BAN XIA NIAN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半夏夕年 / 陈洛夕 著. —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5453-0076-5

I. 半… II. 陈…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46268号

半夏夕年

作 者: 陈洛夕

终 审: 潘自强

责任编辑: 曹琨

策 划: 北京阅读时代图书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特约监制: 纳兰若夕

封面设计: 牛毅书装 (13521492959)

版式设计: 阅读坊 · 姜南

出 版: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层

邮 编: 519000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8 字数: 220千字

版 次: 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3-0076-5

定 价: 24.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Chapter 01 谁来为我摆渡 >>> 8

Chapter 03 蝴蝶的骨头很美 >>> 53

Chapter 02 格子衬衣很干净 >>> 21

Chapter 04 爱情在容颜里开花 >>> 77

Chapter 05 歌词森林里有我的情人 >>> 105

楔子 >>> 1

目 C atalogue >>>

Chapter 06 宝贝，我要带你回家√√√ 142

Chapter 07 偷偷地离家出走√√√ 170

Chapter 08 逆蝶划落的哀伤√√√ 188

Chapter 09 守望少年的童话√√√ 204

Chapter 11 不是最后的最后√√√ 240

Chapter 10 漫过膝盖的伤痕√√√ 220

目 C atalogue √√√

楔子

在自己看得见的小世界里，为自己

找一个点，结局就不会那么悲伤了。



[左一]

藏北割草时节。

白色的马群在枯黄的草丛里歇息，呢喃着一些我听不懂的声音。风柔软地灌满了我的衣袖。

小果，亲爱的。我想起了你。

这里的天很高很清澈，我把手遮在额角，惊艳于天空那一抹艳丽的湛蓝，我假装触摸到了，然后摘了下来给你。你一定可以看到的，是吗？

这里没有天的说法，叫腾格里。纳木错说，我们死了之后是应该天葬在那里的。草原里勇猛的秃鹫会来把我们的肉体引入天堂口，灵魂升入圣洁的来处。

纳木错说，要带我去阿坝，神灵的居所。

亲爱的小果，我爱上纳木错了，真切地爱上了。纳木错总是背着一个用一块块的彩条拼起来的帆布包，简单纯净。

原来我是喜欢了那样纯真的女孩子。

其实，你也知道我是爱过你的，只是，你从来都不愿意去相信。

阿坝——神灵的居所是我不敢去的地方。纳木错说，没关系，只要心有着足够的宁静就可以了。总有一天，我可以一个人安静的过去那里，总有那么一天。

亲爱的小果，我真的就在这里停下了，每天都会去大昭寺里祈祷，双手抱拥。轻声地默念，爸爸妈妈会一直一直好好的，会身体健康。小果你也是。

纳木错静静地躺在我的怀里，我决定了，这是我最后一次想起你。今年的夏天我就要和纳木错结婚了。

平淡地过完这一辈子，不再回忆过去。

所有的一切，都结束了！

[小果]

中考终于结束了。

我又回了学校一次，骑着单车。操场跑道在这个没有开始聒噪的夏天，便开始了沉睡。因为安静，没有任何声响，就这样想起了我们在这条跑道上走过的夜晚。

我在那棵榕树下静静地躺着，哼着我们都爱听的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

忘记你走了多少天了，没有去计算过，因为决定这次之后不再去想起你了。

停下单车，跑上了三年二班的楼梯，想起以前，你在的时候，总会走在我前面，然后突然间转过身来，微笑着说，小果，亲爱的糖果。你是猪头啊，慢死了。

死左一，别老是欺负我。

而现在，我再也没有机会这样说了。我能记起来了，只有你的酒窝了。那时候你总会叫我闭上眼睛，然后说，亲爱的糖果。我有酒窝吗？

有啊，你当我傻根啊，什么也不知道吗？

那我左边的酒窝深点还是右边的酒窝浅？

左边。

我凭着记忆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看，我脸上的酒窝是右边深一些哦，你错了，你根本就不重视我。

可是，你的右边恰好是我的左边啊。

而后，长长的走廊里跑动着我们追赶的欢乐。

那个时候，一楼下面的木棉花开得那么艳。红红的一朵开着，像岁月在掌心刻下的痕迹。

我总会把手举得很高，放在额头的前面。然后交叉的手指遮掩了所有

的风景，只剩下红红的木棉花，在我的心底开成一望无际的海洋。

你看到了纳木错了吗？那里真的纯洁到让人不再有丝毫的杂念了吗？站在湖边，真的可以在平静的湖面中看到自己的前世今生吗？

还有，那个叫纳木错的女子，是不是真的像纳木错的湖水一样，不染纤尘？

左一，我决定从此之后便不再去想你了，任何关于你的一切。再见了，我喜欢过的亲爱。

[哲希]

一边的手是冷的，一边是温暖的。

我知道，在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只能自己给自己温暖，左手给右手最深沉的爱。

记得要忘记的，忘记要记得的。想必你也不愿再想起我们之间那些过往了吧。

你还是跟当初那样喜欢听《Are you the one》吗？你嚷着一定要我听，还把我的书本藏了起来，然后一起爆晒在太阳底下，而那个时候的表情是多么的正经啊。

我们闭上眼睛，风轻巧地吹散了你的发梢，拂过我的面颊。如果你一直沉溺在Timo Tolkki空灵的歌声里，你就不会知道这个时候的我是在偷笑了的。

我真切地想着，然后勾画那些美好而温暖的以后。

心很认真地为你存放着我们的美好。静躺着那一抹的温柔，进入了温暖的左心房。左边是我牵着你的手走过了春夏秋冬，在右边绘画着美好的蓝格。

可是，你不在了，我的手尾间再也没有牵挂了。

心很认真地为你伪装着坚强，过后的是我要承受巨大的看不见的脆弱，像泡沫一样存在着。大雨倾盆，没有雨伞。我们在校园里追赶的欢叫，在教学楼大厅里等待雨过天晴。可是现在，我撑起了的雨伞也只不过是一个人的下雨天了。

心是温暖过，因为爱过你。那是一页阳光翻开了几世的浮萍，应该找不到温暖的颜色，那些絮语消融在你离去的夏天里。

我们幸福着，因为心是彼此的暖巷。

你会记得我的吗？也许不会了吧。在你心里始终有着背叛的烙印，你说那是一个赤裸裸地耻辱。

你离开了，不再跟我拌嘴了，不会在觉得被我欺负的时候叫死哲希，死哲希，死哲希，死哲希了。

亲爱的，记得爱情来过，记得我爱过你。

[夏小杰]

花一扬落，那就是草的枯黄了。一如，一如灯绿酒红的沉溺。

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去那间酒吧，我是不是就可以不遇见你？是不是就可以不发生后来的事情？是不是彼此就可以不再这样悲伤？

现在我的车里在放着你喜欢唱的歌曲——《Are you the one》。

小果，我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着爱的人，虽然你们永远也无法在一起，我会痛苦，但我也会觉得幸福，爱一个人是幸福的。

我知道自己能做的只是在你的最远边看着，不作任何声响。

你一定不知道吧，因为我一直以来没有告诉你这些。好像自己被你带走了，一直沿着忧伤的没有止境的河岸，不停的行走，那会是我们的终点吗？

你说，你不适合我，你是一个爱着漂泊的女子。你说你只要一间有落地窗的房就好，只有你自己，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不要你了，你还可以安然依躺在里面。

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以为我们真的就可以在一起了，以为我们可以一辈子不分离了。可是，我错了。

这些天来，我只能把那些伤痛掩藏在心里，不让任何人知道我出了事情。

也好，这些都不再重要了。

从此以后，只希望你也会过的好些，这样，就好了。

[小果]

对不起，我只能离开了。

只当是一段插曲，记叙着蔓延的心疼。

落殇。湮灭。不张不扬。

爱情是什么？

我越来越想不清楚了。

make me forget the love without the love.

我现在回家了，每次站在阁楼，看着那些鸟群飞过的时候，我都在想，我是多么希望自己是一个永远不知道爱情的大雁，一个人飞向自己的天空。

这么多年了，我的生命里，走失了三个人。

6 其实，我只是失去一个爱我的人，而你，失去的只是一个不爱你的人。所以，不用怕，你一定可以忘记我的。

我想我们永远不会再有见面的机会了吧？如果某一天，在街角我们不期而遇，那时，你还是爱着我的话，那么，我一定乖乖听话，跟着你走，永

远都不再后悔。

这种机会是零了吧？因为我们背道而行，一直走向相反的方向。

纵使相离，无非相离。

C

谁来为我摆渡

Chapter 01

我以为像我这样的
女子，是可以很轻易地就
把那个尾戒从我的心脏里
拔落，手指慢慢地被揉疼
了，我看见，一圈圈的红
在瞬间湮灭成伤。

那颗最亮的天狼星，像守护有关你记忆的星座。我越来越觉得，你就像它了，然后在那个半夏里，你消失得如此干净彻底。

我想，我已经知道怎么去忘记一个人了。

我想告诉你，我们一起忘记彼此，可是，只剩下我一个人来演习这一场离别。

念念不忘那些说好了的话，一起圈成爱的光影。以为，过了些日子也还是一样。而后等着你像脱落的字母一样记住前面的黑暗是轻轻我们飞鸟的羽毛，飘落而至，我的哀伤飞过一个个地路口。垛碎了梦魇的方形，用铁把它泅渡了过去。拍打在骨骼里面的回音轻摸着抚过的野草。

我抚摸着不是伤痕的伤痕，握紧不是疼痛的疼痛。在时光中飞舞，芦苇被白昼染了色，在看不见芦苇的深处，我摇曳而去，一条大河里我被芦苇悄然划过。我看见最美丽的血液在舞落成曲。我路过村口路过没有春风的春天。

雨伞换成油伞的广阔下一个小小的缩影。遮掩着细雨的呐喊，遮掩着年落的打磨。遮掩着天蓝的沉压。

最后什么也不再落笔成轮廓，再去描绘着那些美好的年轻。

左一，你要幸福，一定要。因为天狼星始终只是属于你一个人的，我爱上之前就把它杀死了，如同你的影子凋落在我们在一起的每个日子里。

公元多少年，当周期行走至 50.090 ± 0.056 年的时候，我们是否相同地看向一个方向？轨道偏心率为 0.5923 ± 0.0019 。天狼星刚好与我们的距离为 8.65 ± 0.09 光年。

那我们的故事不也是这样么？

哲希，我已经有两个月没来了。



哲希，我害怕了，我真的很害怕了，那么的无助，仿佛全世界的灾难都倒在我的身体里了。

你知道吗？你能理解吗？你理解不了的，我没有和你说，只是看着手机屏幕，按下这段话。

我的心那样的矛盾，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尔后按“C”键全部删除掉，又重新再拼一次。重复了二十几次，我的心也就矛盾了二十几次。我看着屏幕暗了下来，又被我重新按亮。

有谁知道，在这一刻里，我有多么的害怕，有多么的无助。我害怕那些黑暗会像一个巨大的怪物把我整个人活生生的吃了。

我是一个坏孩子，脑子里一直在浮现着这个念头，久久挥散不去，尽管我坐在电脑前面，看着那些平时让我拍凳子大笑的综艺节目，我的心却一直在寒战，我听见那些讥讽的嘲笑，自己跟自己的对话。不堪入耳的形容，那些花朵是残漏了的，像在花园里被荒草丛生一样。

主人丢弃花园中美丽的我，去寻找另一个秘密的花园。

我就是个坏孩子了。

我把手机关了，急躁地在床上翻滚着，还是像个疯子一样，打了电话给你。

“哲希，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

“什么事情？”哲希说得如温柔细雨的样子。

“呃……”小果沉默了接近一分钟的时间，始终都没有说话。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小果的沉默，小果的不说话，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让哲希的神经极度地敏感了起来。

“小果，别这样沉默好吗？你的沉默让我很是恐惧。”哲希说得有点厌烦，属于轻轻地那种。

我也真的不想让你担心的。小果在心里默默地对着自己说。

“没事啊，只是我很想你了而已，想听听你的声音而已。”小果像是说的很轻松了一样，还笑了一下，好让哲希真的觉得小果是没什么事情了一样。

“没事就好，那还有其他事情吗？”

“没有了。”

“哦。”

“你也没有话要跟我说吗？”

“我想听你说话。”听着哲希的这句话，小果想说点其他什么，终究还是没有再说些什么了。是因为哲希很忙么？忙到不知道跟小果她怎么讲电话了么？当初那些热情那些滔滔不绝的废话都哪里去了。

小果也真的很想问，小果真的很想问。但她还是没有那样做，她始终不想让他们彼此之间会有了很僵的局面出现，她也不是个很喜欢吵架的人。

于是，她温柔地说着：“那好，亲爱的，我挂电话了。”

小果一说完了话，还没等到哲希跟她说再见的时候，她就听见了电话那头的他挂线了。当初不是哲希还很严肃认真地跟小果说过——最后挂电话的人才是最爱你的人。

小果情绪像涌起的波涛，一下子把手机很用力地往墙壁上扔了过去。诺基亚的牌子真能摔，只是看见了手机的零件四分五裂的散开，而后那么容易的就给小果还原了模样。

“我也许就是这个世界最糟糕的人了，我知道我一定是出事了。每一次来的时间都很准时，要么提前了一两天，要么就推后了一两天。可现在两个月眼看就过去了，还是没有来。”小果默默地跟着自己说。

然后不出声地问着自己，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不断地问着自己，那些问题被说得那么轻微却那么沉重的拍打着她的心脏，一定是击中了，否则为什么心会那么疼，精神几近要崩溃了的，怎么办？难



道真的要我一个女生去药店里买测孕纸吗？那样子的话，别人会怎么说我？别人会用怎样的眼神看我？

一个不干净的女孩子？为什么我的心里总是去想那么多还没有真正被证实的事情？为什么要去猜测？为什么要去判断？那我是不是在忧心伤神了的？要不，再过一个星期再说吧！只要过了这个星期，还没有来了的话，那我就去买测验纸来验证一下。

可是如果真的有了的话，却一直在拖着，子宫里面的东西是不是会更加大了，那样子我是不是就容易被别人看见了，被别人知道了？被别人知道了，那我要怎么活下去，那是多么丢人的一件事情？不行，我还是去买好了。

心里一直在挣扎着那些矛盾，感觉脑子里的神经已经像橡皮筋的韧点一样被拉到了极点，再用力一下，她就要像橡皮筋无法再还原原来的形体一样疯掉了。

后来的结果是小果只能让自己脑子里一片空白，只留下“测孕纸”三个字。

不敢在学校附近买，怕碰到同学，于是她乘搭了一个钟头的车去了临近的市区里去买。

在市区的正中心就下了车，她知道那里有过一个在全国有着连锁店的药店，上次和哲希来逛街的时候无意间看到的。

在她走了进去之后，小心翼翼地根据那些物品的类别去寻找，但很快就有穿着护士服的服务员面向着她的方向走了过来。

“小姐，中午好，请问您想买什么样类别的药品？我可以帮忙一下的。”

由于，那话很难说出口，她还是推辞了她的好意，说：“不用了，谢谢，我自己能找到了的。谢谢你。”

“不客气，那您慢慢选择吧。”